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盤古至唐虞傳 盤古氏開天闢地 定日月星辰風雨

話說自有天地以來，到得天地混沌時，叫作一元。一元有十二會，一會共有一萬八百年。十二會，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十二個時辰是也。子會生天，丑會生地，寅會生人。至戌會，天地之氣漸漸消耗，人物漸閉，故不生而消滅。至亥會，則消天而消地，卻不是混沌了。至亥未交子會，則又生出天來，而循環無窮矣。自寅會算一度，至午會生一度，該是四萬五乾餘年，正在唐堯起甲辰之時。自堯甲辰，至洪武六年戊申，三千七百二十四年。自古帝王，總在消息氣數中。乘息而治，極息而天下亂。至消而亂，極消而天下治。虞舜六十一年，夏後氏四百五十八年。商元年，至於三百八十一年。這為前九百息數。商二百六十三年，周元年，至六百三十七年，這為後九百息數。消息之數，如何俱按九百？以三百年為方息，三百年為中息，三百年為極息。消息亦然。今又以前後九百細分消息。虞方息，窮後息，商方消，此前九百之消息也。商方息，周中息，此後九百之消息也。週二百三十六年，秦四十三年，七年又在周，五年入在漢。兩漢四百六十九年，兩晉一百五十六年，十六國南北朝入南宋十年，為前九百息。前五代，宋五十，齊六十四，梁五十六，陳三十六，隋三十八，兩唐二百八十九。後五代，梁十七，唐十三，晉十一，漢四，周九，宋三百二十八，元三十六，為後九百息。又以前後九百，細分消息。秦中息，漢中息，兩晉中消，南宋消極，此前九百之消息也。前五代方息，兩唐中息，後五代方消。兩宋中消，元消極，此後九百之消息也。茲傳自盤古氏直演至於今，文通雅俗，事流今古，不比世之記傳小說，無補世道人心者也。今且把古今帝王御世，萬載相傳，最先道出一個盤古氏來。這盤古氏，在天宋開前，是天地將分未分時節，生於大荒之野。斯時時未昭晰。世界混沌沌沌，故又名渾沌氏。他卻明天地之道，達陰陽之變。

盤古氏時，天地四維，有半輕清在上的，有半重濁墜下的。清的漸漸成天，濁的漸漸成地。有處要輕清在上的，卻被那重濁的黏帶住，盤結不得上升。盤古氏見這去處道：「似此相黏，未免閉塞了陰陽之氣。四面東西南北四維，獨西方屬金鄉。土最堅剛，我且於西方覓得一個至堅之物擊破他這天地混沌之數，豈不為妙？」行至西方，覓了一塊尖利的石，他認得是西方金精化就，這石如斧，能大能小，能扁能圓。盤古氏得了這物，滿心歡喜，只是沒了一個敲斧的椎。盤古氏隨手拿塊大石頭，便向西方有黏帶處，把石向那石斧一敲，那敲的石，便已粉碎。又拿第二塊石一敲，那第二塊敲的石又碎。連敲了十數塊石，十數塊石俱碎。盤古氏明得此石斧，乃金石之精，天地間哪有物堅似他的？尋來尋去，轉過一座山，山卻青色，並出許多青光。盤古氏明得此山，混沌前是座鐵山，山最出鐵。此山幾萬年，未曾傷損，山的元氣，保養得極是凝固。遂向山凹青光最亮處，見有一個物件，上巨下細，約有十餘丈大。盤古氏道：「此必是鐵石之精，則能變化。我試叫他小看何如？」叫聲「小」，便小了一半，連叫「小」，便小至寸餘。盤古氏又明得這正是敲金斧的椎，所以如斧一般的能大能小。拿椎並斧，見有黏帶不得開交的，把斧一鑿，滑喇喇的一聲響，天拔上去，地墜下來。於是兩儀始奠，陰陽分矣。

過了幾百年，兩儀生出太陽來。盤古氏見東方有一座高山，岩石草木，壅塞不通，裡面射出萬丈光芒。他明得是太陽之精，今當發見。走出鑿開了那巖岩去處，果然圓圓一聲，現出一輪紅日，大如山。日中有天子宮殿。日光菩薩住在其中，與盤古氏合手作禮。又見一座高山，卻在日出的對照裡面，也射出萬丈光芒，稍亞日光些。他又明得這是太陰之精，今也合該出現了。走出將那巖岩石壁，幾斧鑿開，裡面也圓圓一聲，現出一輪明月，月亦大如山。月中有天子宮闕，月光菩薩住在其間，也與盤古氏合手作禮。第太陰陰柔，其宮闕殿宇，原藉七寶合成，月勢凹虛。盤古氏乃敕月宮中八萬三千戶，用斤鑿修理之。自是日出於扶桑，入於細柳。這扶桑在東海之東岸，岸直陡地，登岸一萬里。東復有碧海，海廣狹與東海一樣，水不鹹苦，而甘美碧色。扶桑在碧海中，地方萬里，上有大帝宮，太真東王父所治處。地多林木，葉皆如桑，桑同根偶生，更相依附，是名扶桑。這大帝宮，乃混沌時有的，盤古氏常至其處。月則東升而西落，與日同流於天地之間。

是時天地既分，海水漸次澄清那星宿。海中星宿，因日月麗天，同明相照，一個個累累若貫珠，輝煥如連璧。天中有北斗七星；南有南極老人星；北落有天鉞十星；東有壁星、尾宿；魁四星為璇璣；魁三星為玉衡；尚有三十六天罡、二十八宿，與千千萬萬說不盡的星。也都各布列天上，卻已成個天象。所謂四象變化，而庶類繁是也。怎見得：

天得一而清，地得一而寧。紅輪西墜，素娥東臨。象變成四，普照六合其何心？

分氣於二，雕刻萬物而無情。這是混茫初開新氣象，萬古區宇正分明。

於是天地空清之處，自然漸漸風生；天地氤氳之氣，自然寒溫冷暖。春有和風；夏有薰風；秋有金風；冬有朔風，又有東西南北之風。有了風，天地之氣疏通，自然有雨。天將雨，則有少女風起；將急雨，則有少男風生。清明有杏花雨；三月有榆莢雨；四月有黃梅雨；五月有分龍雨；六月有濯枝雨；七月有洗車雨；八月有豆花雨；九月有黃雀雨。然雨生於雲興。冬至有泛陽雲；立春有青陽雲；穀雨有太陽雲；立夏有初陰雲；夏至有少陰雲；寒露有正陰雲；霜降有太陰雲；冬至露結為霜，散而成雪。以至於靄霧雷霆等，皆陰陽二氣所成。今人所謂天之道也。這些名目，雖後人稱呼的，然天地分而即有也。盤古氏見已成個天地了，於時有天皇氏一姓十三人出，盤古氏遂逸而不見，把頭化為四岳，兩目寄於日月；脂膏渾於江海，毛髮付於山木。後鍾伯敬詩云：

盤古繼天而出治，生於太荒有誰知？

混茫節候應開闢，御世三皇展重熙。

話說天皇氏出，兄弟共十有三人。天皇氏名天霧，生得頰羸三舌，驤首鱗身，碧廬禿謁，歲紀攝提。天皇氏出入，如風行焱逝。斯時人民未盛，人風真淳。天皇氏並沒一些造作，只是一個淡泊無為。百姓前村幾個，後村幾人，亦恬恬淡淡，也沒一些彼此。相與吸風飲露，登臨茹美，風俗卻是渾濯有味。正是：山中無曆日，寒盡不知年。

天皇見這四時運行，萬物化生。他思人民雖則相安無事，然日經寒來暑往中，不識一寒一暑，便是天道之一周。盤古雖開了天地，這個名頭，卻未道破。於是與十三兄弟商量，制十乾之名以定歲。如何叫作乾？乾者，乾也。其名有十，亦曰十母：一曰「關逢」，今叫作甲；一曰「旅蒙」，今叫作乙；三曰「柔兆」，今叫作丙；四曰「強圉」，今叫作丁；五曰「著雍」，今叫作戊；六曰「屠維」，今叫作己；七曰「上章」，今叫作庚；八曰「重光」，今叫作辛；九曰「玄默」，今叫作壬；十曰「昭陽」，今叫作癸是也。又立十二支之名以定時：一曰「困敦」，是子；二曰「赤奮若」，是丑；三曰「攝提格」，是寅；四曰「單闕」，是卯；五曰「執徐」，是辰；六曰「大荒落」，是巳；七曰「敦牂」，是午；八曰「協洽」，是未；九曰「涒灘」，是申；十曰「作噩」，是酉；十一曰「闕茂」，是戌；十二曰「大淵獻」，是亥也。干支各定，百姓方識歲時，到得暑往寒來，個個知道是一年也。天皇氏十二兄弟，各一萬八乾歲。當時的萬，是今時的千；當時的千，是今時的百。在今是一千八百歲。時有地皇氏一姓十一人出，天皇氏兄弟，曉得天下應該地皇氏來治，亦遂逸而不見。

地皇氏生時，出於雄耳龍門之山嶽，遂以岳為姓，名曰鏗。地皇生得馬踠妝首，立在天地中央，呼集百姓。百姓也聽他呼集，從其治化。他出如鬼，入如電，時而龍興，時而鸞集，與天鈞旋，同地轂轉，周而復匝。他思天皇氏既定了干支，卻未有個月分，晝夜不分，人皆冥冥如長夜。於是仰觀天文，詳日月盈虛之數，乃教民曰：「前十五晝夜，生得如此；後十五晝夜，生得如彼。日間光灼灼而明的，他名叫作日；夜間光晃晃而明，有圓有缺的，他名叫作月。在天成象，有光落在地、化成石的，名叫作星宿。有日名為晝，是陽；有月名為夜，是陰，這叫作日月星之三辰。於是民識三辰分，而晝夜已判。又教民消長盈虛朔望相繼的道理，以三十日為一月，於是民皆識日月之道，晝夜之所以然了。兄弟亦各一萬八乾歲，時有人皇氏一姓九人出。地皇氏兄弟，曉得天下應該人皇氏來治，亦遂逸而不見。

人皇氏生於刑馬山提地國，生得胡洮龍軀，驤首達腋。時萬物雖已群生，民風尚勿稷而深微。人皇氏當太平元正時候，他肇出

中區，乘雲祇車，駕六提羽，出於谷口。百姓此時已繁庶，不比天皇、地皇時，民尚希少。見人皇恁地神通，各各仰望於雲端之上，只見人皇氏把他的神靈昭明出來，人皆尊敬。又思風氣漸開，萬物群生，不見一人能掌理得透的，他便駕起雲車，把天下山川相了一會，看哪幾處平坦，哪幾處高深。看畢，乃乘清冥之氣而還，將天下分為九區。這九區，按天九野分設：中央一區，東一區，東北一區，北一區，西北一區，西一區，西南一區，南一區，東南一區，是為九區。每區令一兄弟治之，自己在中區管理天下。時呼風喚雨，以救民困。又看民間有才德的，把他來作了羽翼。有才德的人，俱依著人皇氏呼召，於是有君有臣了。你看他天下百姓，是何光景：

渴飲清泉，飢摘木檠。暑相邀以納涼，寒同樂而鬻雪。飲食適然漸開，男女交而無別。

無你我之相戕，無彼此之交舌。忠政教以相安，與君民而同悅。

當時民尚無衣制，惟卉服蔽體。雖有人欲，而人欲未侈。男女雖然有交媾，未嘗有交爭，淫愛微薄，無有貪戀。為君的不見他是君，一心要為人立命；為臣的也不見他是臣，一心要相君輔治。百姓也不見甚麼主尊臣卑，也不曉得甚麼出作入息。人皇氏兄弟九人治那九區，共是一樣的太平。亦號九皇氏，兄弟九人，合四萬五千六百年。

次而有五龍五姓之兄弟出，是為五龍紀。一日皇伯，次日皇仲，三日皇叔，四日皇季，五日皇少。兄弟五人，治在五方，司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令，布五方東西南北中央之山嶽。這時候，日月精華，甚是飽滿，比三皇之世，更加精采。日月運行，始能貞明。鳥獸魚蟲，前此未盛。至此雜出乎其間，你看他：

虎臥山嶠，豹游坦途。白狼滿郊舞跳，野牛封獸傳呼。獐麋鹿兔載岩谷，更多獼猴猿與狐。

穴藏鼯鼯噬竹鼠，水游獺貂雁雁。馬牛犬豕隨地走，雞鵝綠類亦無斂。羽衣長離聲嘖嘖，

羽使霜信秋引雛。白鷗鷓鴣鳴苦竹，黃鶯鸚鵡及啼鳥。渚埋龜蛇魚鱉鯉，鱗交蛟螭誰敢屠？

這些鳥獸魚龍等物，雖不害人，人見他各族類有善的，有凶狠的，未免也欺善怕惡。人民三五十成群，同於山岩凹處安息。

第三又有攝提紀五十九姓，繼五龍氏出，將天下分為五十九處而居。也只因五龍氏之治天下，而毫無造作。第四又有合雒紀三姓，繼攝提氏而治。見百姓在山凹處安身，每被風吹雨打，有許多不便。他教民曰：「你在山凹處住，何不因山之凹處，鑿入了多少深、多少洞？那風便吹你不著，雨便打你不著。」百姓大悅，遂各揪入土泥，或一丈二丈，穿穴以居，而寒溽不侵矣。

第五又有連通紀二姓，維合雒氏以治；第六又有敘命紀四姓，繼連通氏以治。俱只因合雒氏之化，而相安於無事。

第七循蜚紀出。循蜚之世，已經前五六七君為治，天下百姓，有山可採食，有穴可安身，快樂極了。哪個不感在上的恩德？所以循蜚一治，天下莫不循化，真如蜚之神速，故其號為循蜚。其時，有鉅靈氏者，生於汾陰陞上。鉅靈氏能揣丸變化，有大神通。他居無恒處，特喜於巴蜀地方纏跡。握大象，持化權以治民。蜀中有五丁士，是五個兄弟，能驅陰陽，反山川。鉅靈氏識造化之理，明五丁士之從來，所以能服了五丁士，便揮五丁士驅陰扶陽。那山川自盤古至今，有方位不合的，有險阻不通的，五丁士得了鉅靈的旨，把那山的方位反正，險阻修通。你看他：幾多凸處，削平成坦途；幾多凹處，修砌分鳥道。川中水有隔斷不相續的，又有東西南北易流的，五丁士直將那隔斷處能他不隔斷，易流處能他同流。你看他：幾處神淵可飛帆，幾處巖壑可藏舟。山川因此安排得好。流傳句強氏、譙明氏、涿光氏、鉤陣氏，俱無話說。至黃神氏。黃神氏生得黃頭大腹，按圖正端，而致天極。三百四十歲，巨神氏出，生於長淮地方。巨神出入駕六蜚羊，政三百歲，五葉，千五百歲，犁靈氏出。犁靈氏沒，其屍身不壞，至今載於東荒經。

犁靈氏後有大騶氏出。大騶氏生於南密，又曰泰塊。昔時黃帝訪泰塊於具茨之地，泰塊後有奔茲氏。奔茲氏後有泰運氏，住居於和山。這和山實為河之九都。每每往來於萑山之陽，出入俱有神光，民見者莫不從化。於是冉相氏出。冉相氏思：「天下只可省事，不可煩擾多事，使百姓自快樂優游，如太古時，共一個淡泊無為，豈不為美？若還多事，天下便不得寧靜了。」所以執中以為道，隨物之自成自化。這是治天下之正道。冉相氏卻得了這一個意思。冉相氏沒，蓋盈氏出，在若水之間。禹中之地，又有大敦氏、雲陽氏，是為陽帝。處於乾沙之地，跡在甘泉山，又叫作雲陽山。山在衡山之陽，只今茶陵之雲陽山，其山川之靈秀，上膏水深，真是個長往隱居的去處。他隱於此山，如神仙之出沒不常。人民朝衡嶺者，皆要看他來往仙跡，徬徨不忍去。你看他的行藏：雲往風回，臨水登峽。時如天帝而飄渺，時如湘靈下九垓。

住的石壁巖壑，無塵無埃；玩的玉兔金烏，自去自來。半天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

百姓見他這個光景，都道他是神仙。後到黃帝時，每於甘泉山，大設禮物祭祀雲陽氏。

自後有巫常氏泰壹氏出，是名皇人。他能執天下大同之制，調宇宙大鴻之氣。著有兵法一卷，雜子一卷，陰陽雲氣一卷，黃冶一卷。兵法、雲氣，畫傳聞出。黃冶、雜子，至漢後始不見其書。後來黃帝謁娥眉，見天真皇人，黃帝拜之玉堂，請曰：「敢問天真皇人，何為是三一之道？」皇人曰：「而既已君統，又咨三一，無乃郎抗乎？古之聖人，蓋日月星之三辰，立時刻之晷景；封某人某地，以判邦國；看山川高深，以分陰陽；因天時一寒一暑，以平歲道。使民彼此交易，以聚天下之民；教民備設器械，以防奸盜；制大小的車、貴賤的農服，以彰尊卑之分。這皆法天，而鞠乎有形的道理。聖人治天下，神志不勞，而真一定。若是我蕞爾之身，兼百夫所能之事，則天和莫至，有悔有吝，貪心欺詐，終無所用。」黃帝聽皇人這言，拜而受教，終身不敢遺而天下治。

皇人隱雲陽，不欲治天下，而空桑氏出治。都於陳留縣南十五里，名空桑城，後伊尹生於此城。空桑氏逸，神民氏出，名神皇。能使人民異業，修真煉性，使精氣通行，都於神民之丘。神皇出入則駕六蜚鹿，政二百歲。至倚帝氏，都倚帝山。至次民氏，次民沒，元皇氏出。天地至此，沕稷之俗，卻彰明多矣。時以地紀，咸有製作，而穴處之世終焉。以上至循蜚紀，凡二十二氏，計六十餘世，後人馮猶龍詩云：

今古由來只一情，愚人駭古不疑今。